

大卫·李嘉图全集.第10卷,杂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卫·李嘉图全集.第10卷,杂著/(英)斯拉法
(Sraffa, P.)主编;陈福生,林纪熹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2012

ISBN 978-7-100-09162-6

I. ①大… II. ①斯… ②陈… ③林… III. ①李
嘉图, D. (1772~1823)—全集 IV. ①F091.3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290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大卫·李嘉图全集

第10卷

杂著

〔英〕彼罗·斯拉法 主编

M. H. 多布 助编

陈福生 林纪熹 译

高卓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162-6

2012年 月第1版

开本 × 1/32

2012年 月北京第 次印刷

印张

定价： 元

序

这一卷,虽不能说是一篇系统的传记,但却是构成李嘉图生平 and 性格的资料。这一卷以李嘉图兄弟中的一个所写的回忆录开始,然后以补遗形式提供一些显露出来的新情况,即李嘉图所生长的家长式家庭的情况,李嘉图青少年时期及该期间所受的教育,一直到他最终和双亲决裂的情况。接着的几章介绍了他作为证券批发商和债券承办人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以及他如何利用所获得的财产。最后是一系列的家信,表明李嘉图的种种心情和所处的环境。一句话,这一卷是片段性记录,说明其他各卷所没有提到的李嘉图生活的某些方面和某些时期。

尽管选择私人函件不像经济通信那样有一致性,但据说这些私人函件多半是李嘉图自己挑选出来的,这些函件包括各个时期他认为需要保存的函件,本书除了把他的通信人写的信刊布出来外,还复制了一封他的亲笔信^①。在这些私人函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写给他内弟 J.H. 威尔金森的信,这些信在时间上比迄今所知道的他与其他人的通信早了 15 年。此外,1822 年欧洲大陆旅行的日记,过去只在私人中流传,而且删了一部分,现在我们把它完

^① 中译本省略了。——译者注

全刊布出来。

编者再一次感谢已故中校 H.G.李嘉图和弗兰克·李嘉图先生,也感谢大教堂牧师会成员霍勒斯·李嘉图、威尔金森和彼得·W.李嘉图先生,他们帮忙查出李嘉图家史并把他们掌握的原稿和文件交来使用。承蒙前任英格兰银行顾问 O.M.W.斯普拉格教授和现任英格兰银行副总裁汉弗莱·米诺斯先生的同意,能够使用英格兰银行的档案。同样地,关于证券交易所档案的使用,编者要感谢该所总务委员长前秘书 A.L.F.格林先生。约翰·默里爵士从他的出版社提供了情况,H.E.巴特勒教授从玛丽亚·埃奇沃思个人书信文件集中提供了资料,特此表示谢意。威尔弗雷德·S.塞缪尔先生、埃德加·R.塞缪尔先生,特别是已故的J.N.纳巴罗先生,对考察李嘉图家世帮了很大忙。最后,编者要感谢巴巴拉·洛夫人,她帮助我为日记作了注释;还要感谢埃杜尔·罗森堡博士,他在荷兰进行了调查;并感谢埃伦·H.格林女士,她调查了李嘉图在哈克尼和唯一神教堂的关系。

彼罗·斯拉法

1954年4月于剑桥三一学院

大卫·李嘉图回忆录^①

(由他兄弟中的一个所写)

由于李嘉图先生的传记没有提到他的早年生活,所以这方面³的记载很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或兴趣。他的父亲是荷兰人,亲戚们很有地位,年轻时到英国游览,很喜欢英国,入了籍,落了户。进证券交易所后,由于能力强,廉正不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发了大财,在他活动的那个圈子里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结婚后,生育了许多子女,本文所叙述的大卫乃是其第三个儿子。大卫 1772 年 4 月 19 日^②出生,受到了注定要搞商业的人通常所受到的良好教育。年纪很轻就被送到荷兰。他的父亲打算让他继承自己的事业,再加上自己的生意主要在荷兰,所以决定把他送到那儿去,使他熟悉情况,并要他在自己认为很好的学校念书。两年后,返回英国,在公立学校继续念书,直到他父亲要他经商为止。有空儿的时候,他还从自己所乐意追随的名师那里得到教诲,但他没有受到所谓古典教育。我怀疑古典教育会不会给他带来好处,古典教育也⁴许会使他在早年专攻一门课程,养不成深入思考的习惯,而正是深

① 根据《1823 年讣告和死者年谱》。关于原作者,参阅第 12 页。

② 从下面第 29 页注释③中可以看到,正确的出生日是 18 日。

入思考的习惯使他最终能卓有成效地研究最深奥、最复杂的问题，作出重要发现，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思想。

流行的说法是，李嘉图先生出身寒微，没受过任何教育，这不是事实。人们这么想是由于联想到他的父亲，那是极不应该的。他父亲一向很富裕，亲戚们也很有地位，他能够而且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受到谋生所需要的教育。

在幼年和少年时期，李嘉图先生似乎没有表现出具有非凡的才智，甚至连眼光锐利的观察家也不敢预言他会取得卓越成就。但他功成名就后，那些从小跟他一起生活的人却回忆起了他小时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却足以说明丰收乃是温暖春天的自然结果。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具有稳健和坚定的性格。14岁时，他的父亲开始让他在证券交易所工作，很信任他，交给他比他要大得多的人都很少能得到的权力。16岁时，他的父亲将他的两个弟弟托付给他，由他把他们送到荷兰，他的双亲对此非常放心。李嘉图先生年轻时就爱好抽象推理和一般推理。虽然没有人鼓励他养成推理的习惯，相反地却确实有人劝阻他，但20岁时推理性著作偶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感到兴味盎然，对书中的观点作了深入思考。即在这时候，凡是感兴趣的题目，他就倾注精力研究到底；凡是经过他深思熟虑的意见，他则固执己见。一直到成年时，这仍是他性格的特征。

他的父亲是个很有才智的人，但没有受过教育。他偏见很深，在宗教、政治、教育等方面盲目地接受其祖先的看法。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要儿女们也照着去做。可是他的儿子大卫对重要

问题非经仔细研究绝不赞同。也许正是由于反抗这些偏见,使大卫具有了非凡的自由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使家庭的其他成员受到了影响。

21岁多一点,李嘉图先生结了婚,离开父亲自立了。人们对他的评价很高,他给证券交易所内最有身份的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大家都愿意在他的事业上帮助他。

他的父亲廉正不苟,声誉极高。而这正是经营大事业首先必须具备的品质。由于具有父亲的这种品质,并且具有人人所喜爱的才能和其他优点,李嘉图先生一开始着手自己的事业便具有了6获得成功的极大可能性。这一成功使他感到极其乐观。起初,虽不是完全一帆风顺,但过了几年,他就完全精通独立经营了。在这时期,他把主要精力都投放到了自己经营的事业上,但等到不需要这样全力以赴之后,他就把注意力转到其他问题上。

这时,他大约25岁,由于受一位亲密朋友的影响和怂恿,他把空闲时间花在研究数学、化学、地质学和矿物学的一些课程上。他设了一个试验室,收集一些矿物,并且成为地质学会最初的成员之一。但是,他对这些学科的研究并不特别热心,在研究这些学科的兴趣完全消失之后,他便又转而深入研究他所喜爱的其他学科了。

人们对他在赢利发财方面的才能并没有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他在经营方面表现出来的非凡能力与他在其他方面的才能相比,也许更为明显。他深得经商的全部奥妙,能以快得惊人的速度计算数字,能毫不费力地进行他所关注的大笔交易。他遇事沉着,判断准确,再加上他自己在公众事务上运气亨通,这一切使他能够

把证券交易所中的同时代人都远远甩在后面,并使他不仅在财产上,而且在性格和所获的评价上,都大大超越了从前在交易所经商的人。他的竞争者对他的这些品质都有绝深的印象,以致其中极有眼力的几位在他还没出名之前便颇为敬佩地预言他将在国内取得某种最高的地位。

7 李嘉图先生直到在年岁稍长之后,才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政治经济学方面来。为了照顾他夫人的健康而在巴斯滞留期间,他开始阅读亚当·斯密的著作。他很喜欢这部著作,但是这时由于他对其他问题也具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大概只用了部分精力来阅读它,几年之后,他才明显地把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到这部著作上。

李嘉图在生意中跟英格兰银行有了与他当时所从事的研究关系密切的大量接触,这使他开始思考通货问题,他想弄清楚硬币和银行钞票为什么在价值上有所差距以及钞票为什么会贬值。在这期间,他把大部分注意力都用于这些方面,并常跟朋友们中有志于从事这一研究的人交换意见,朋友们劝他把他的这些心得写下来,不过他当时丝毫没有想到会把它发表出来。

后来,李嘉图把手稿寄给他主办《早晨纪事报》的朋友佩里先生看,佩里先生劝他在该报上发表。李嘉图虽不大愿意,但也还是答应了。这些手稿最初是以书信形式署名“R.”发表的,第一封信刊载在1810年9月6日的《早晨纪事报》上。^① 这些信发表后,李

^① 实际上,这封信是1809年8月29日以论文形式发表的,没有署名,参阅英文版《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三卷,第3页,注释①,并参阅本书第12页。

嘉图收到了许多复信,其中有一封以“钞票的朋友”署名。李嘉图不久便发现,这封复信是他的一位理解力很强的朋友^①写来的,这位朋友本来激烈地反对李嘉图的学说,而现在却变得完全支持李嘉图了。

这个问题所引起的兴趣使李嘉图产生了进一步阐述的动机。不久后他即以《关于通货的贬值》为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阐明自己的观点。这本小册子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有的为之辩护,有的则竭力反对。对于反对者,李嘉图只答复了一位博赞克特先生。他这样做的目的倒并不是想反驳博赞克特先生所提出的论点,而是想进一步有力地加强他自己认为有实际效用的观点。过了一段时间,已故霍纳先生将这个问题带到了议会,议会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个问题,调查的结果恰恰证实了李嘉图的学说。著名的《锭形金属报告》和李嘉图小册子上的论点十分吻合,而委员会收集的事实根据正好证明了李嘉图所推测的准确性。

有些人把最早提出锭形金属问题的功劳归于霍纳先生;然而,尽管霍纳耐心地坚持调查这个问题,而且很有才干地提出报告,这些都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但是,货币学说发展到如今的完善程度,则主要还应当归功于李嘉图先生。

这本小册子所产生的其他效果之一,便是使李嘉图先生接触到了很多第一流的文人,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许多人亲近他,一切了解他的人都赏识他的才能。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撰写《英属印度史》的那位著名作家穆勒先生,他们两人最终成为

^① 哈奇斯·特罗尔。

9 至交。对李嘉图先生影响最大的人也许寥寥无几,但穆勒先生却能算上一个。李嘉图先生一直认为穆勒先生具有卓越的智慧。他的判断、他的识别力和他的观点,都使他比起别人来更能影响李嘉图。他们两人互相敬重;不难看出,李嘉图赏识穆勒的意见,而穆勒也尊重李嘉图的意见。

李嘉图的第三部论文论述的是租金。这是马尔萨斯曾经写过的问题,但李嘉图对这个问题写得非常透彻,把租金的真正性质阐述无遗。

众所周知,格伦费尔先生作为议会会员曾有一段时间对英格兰银行的业务进行了调查。李嘉图先生对于这一点很感兴趣。这时,李嘉图由于撰写货币问题的论文赢得了很高的名望,于是有人劝他对格伦费尔先生开始进行的受人称赞的工作助一臂之力。他起初完全出于自己常常表现出来的缺乏自信而推辞了,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劝告,出色地阐述了银行业务,并提出了搞经济货币的建议。那时,银行董事对银行股东们具有极高的支配地位,有些股东出于自己的目的,希望能调查银行业务,董事们则一概不同意。不少股东多次提出这种要求,但都徒劳无益,因为大多数股东都支持董事要保守业务秘密的主张。董事就以这种多数意见为盾牌,不把累积所得公布于众。李嘉图根据银行的各种交易证明银行的
10 每年累积应为多少,并说明如果对银行业务的调查一直持续到他撰写论文的那个时期,那么在正常的管理条件下累积可达多少便是显而易见的了。

在这本小册子里,李嘉图提出了搞经济货币的计划。如果说李嘉图曾提出过什么自己最能引以为自豪的建议的话,那么就一

定是这次关于经济货币的建议了。李嘉图非常希望他的建议当时就付诸实施,这便诱使他越出了常轨。他就这个问题给当时的财政大臣珀西瓦尔写了一封信;财政大臣不同意李嘉图先生的观点,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随后,李嘉图开始着手《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写作。在这部著作中,他的思想深邃有力,十分出色地阐明了一个十分艰深的问题,其程度完全可以同他过去发表的著作相媲美。几个简明的原理派生出一系列论点,而这些论点互相紧密关联,达到了不可分割的地步,正因为如此,这部著作结论的推断几乎具有数学的精确性。李嘉图先生本不想出名,他起初有畏缩思想,这主要倒不是因为他认为不值得出名,而是因为他怀疑自己的能力——即使是获得成功之后也未能改变这种状况。当他知道人们对他已有了一定的评价,便感到很自得,但又不愿意为再有所建树而去冒险。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起初不想撰写这部著作,而著作写成后则又不愿意拿去发表。只是由于几位知心朋友的几次怂恿,特别是由于穆勒先生的影响,他才终于答应撰写这部著作并予以发表。此书的成功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报酬。在此之前,这本书所论述的问题并不为人重视,然而这本书却在很短时间内就发行了三版,并使 11 作者跻身于最优秀的哲理作家之列。

李嘉图先生这时已完全离开了商界;他获得了足够的财产,却没有激起那些竞争者所常具有的妒忌和不满。所有知道他的人都说他很有钱,同时又都认为他的财产来得光明正大,完全理应所得。1819年,他成为波塔林顿的议会议员。也许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在短时间内一举成为有影响的人物。他不用雄辩就能在议会

里引人注目。对于议题,他只谈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并且意见中肯。他不参加任何党派,无论站在哪一边,他只拥护正确主张,有的时候他既反对执政党,又反对反对党。依附于一个党派往往会使人中立地位遭到别人的蔑视,而这种投靠某一党派的人则很少能得到别人的重视。李嘉图先生就没有这样,他的独立地位别人大为赞赏。他不想享有盛名,也不想从议会中的任何一个党派得到好处,他超然脱俗,因而赢得了双方的尊重和爱慕。他的影响越来越大,自信心也随之增强。要是他还活着,他还能起作用。事实上,他在议会留下了一个无人可以填补的空白。在议会举行会议期间,他把全部时间花在议员所应处理的公务上。上午,他研究文件,接见来访者,回复来信或参加某个委员会的会议;晚上,他也还要去议会。在议会休会期间,他通常和全家一起到格洛¹²斯特郡的盖特科姆庄园去,即使在这里,他也十分乐于把时间用来为周围的人谋福利。在1822年的议会休会期间,他携家前往欧洲大陆,到荷兰、德国、瑞士和意大利旅游,历经五个月才从法国回国。

李嘉图先生最后告老还乡;直到去世之前,他的情绪之愉快,或者说健康状况之良好,超过了以往。但不幸还是过早降临,这是由耳病最终蔓延到脑内引起的。李嘉图多年来一直身患耳病,但他从不把它当回事,因为这耳病从没给他带来什么大的不便。他最后一次发病是由他的一个兄弟护理的;这个兄弟从事医疗工作已经退休,当时正好到乡下来看望他。李嘉图这次的病情并不严重,大家毫不怀疑他会痊愈。直到临死前,病情才突然恶化。1823年9月11日星期四,李嘉图猝然去世。临终前,亲属们满怀悲伤,

整整守护了他一天一夜。李嘉图被安葬在哈登休奇，^①教堂和墓地都是他女婿 T.克拉特巴克先生的地产。李嘉图一向反对铺张，对于办丧事尤其如此，他生前曾多次提出，他的后事应以最秘密的方式操办。因此，给他送葬的只有他的三个儿子、七个兄弟、三个女婿和三个妹夫。参加葬礼的还有下议员休谟先生，他是专门提出请求才得以参加的。

李嘉图在身后遗下了自己的爱妻和七个子女，^②他们沉痛悼念自己所失去的世上最体贴妻子的丈夫和最疼爱子女的父亲。

李嘉图去世后，公众对他的功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这一切，他都是当之无愧的。他的私德堪与使他赢得极高声誉的公德相媲美。卓越的智慧加上正直、谦虚、羞怯，使他从不接受自己认为不应享有的赞扬；正义感使他从不感情用事，也使他从不为任何有可能使他误入歧途的情况所左右，无私使他从不考虑个人得失而坚持原则。当他做股东时，他强烈反对股东攫取不应有的收益；当他不做股东时，他又维护股东的事业；当他成为地主以后，有人指责他想破坏地主利益；当他是议会议员时，他曾提倡改革——如果这项建议被采纳，他可能会因此而失去议席。他从不受个人私利的诱惑，一生致力于消除不合理的制度，推行公正的原则——这些原则能改善人类的状况，能使人们获得最大的益处。其私德无瑕无疵，作为哲学家出类拔萃，担任公职堪称议员楷模，这就是李嘉图先生。

① 李嘉图的墓前竖着一尊古典式纪念碑，碑上刻着一顶华盖，由四根陶立克式圆柱支撑，盖上置放着一个骨灰瓮，华盖下有一群举哀的仙女。欲看此图，请参阅 1950 年 2 月 3 日出版的《农村生活》。

② 在李嘉图逝世的前几年，他的一个女儿结了婚，但婚后不久便死了。

对回忆录作者的注释

14 “李嘉图回忆录”见于《1823 年讣告和死者年谱》，该文没有署名。^① 编者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本书所载“三个人物的回忆录（包括‘李嘉图回忆录’）的文笔都比编者本人高明”。麦克库洛赫先生在《李嘉图先生的生平及其著作》的各个版本中都引用了“李嘉图回忆录”。他还说：“这个回忆录据说是李嘉图的一个兄弟写的。”各种情况表明，李嘉图的这个兄弟就是摩西·李嘉图。在所有的兄弟之中，他和李嘉图的关系最亲密，在李嘉图死前一直守候在他身边（回忆录中也提到了这一点），^② 后来，有人说，他还打算写李嘉图全传。^③ 此外，另有一个情况可以证明摩西肯定是“李嘉图回忆录”的作者。人们已经注意到，回忆录在介绍《铤形金属报告》^④ 时有一个突出的错误，这就是关于李嘉图向《早晨纪事报》投稿首次发表的日期。回忆录说日期是 1810 年 9 月 6 日，而实际

① 参阅伦敦朗曼出版社 1824 年出版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八卷，第 368—377 页。上文说明见其扉页。然而在第 1 页，标题为《1823 年讣告和死者年谱》。事实上，它还包括死者 1822 年和 1823 年的回忆录。

② 参阅本书第 10 页。

③ 参阅本书第 15 页。

④ 参阅英文版《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三卷，注③。

上却是 1809 年 8 月 29 日。^① 这个令人费解的错误是由一个文件指出来的,这个文件是在李嘉图死后写成的,却是在李嘉图身后所遗的文件中找到的。这批文件有一捆内有李嘉图在《铤形金属报告》发表之后在《早晨纪事报》上发表的另外三篇论文的剪报,其中第一篇论文的发表日期的确是 1810 年 9 月 6 日,文件上写着“M. 李嘉图先生启”,封皮上有如下说明:

“这些是《铤形金属报告》发表以后,李嘉图在《早晨纪事报》上发表的论文。但是我记得很清楚,在霍纳动议提交委员会调查之前,他曾写过好几篇论文。我认为,可以说正是由于看了这几篇论文,才使得霍纳先生把这个问题向议会提出的。这一点只要参考一下霍纳先生的演说,便能一目了然,因为他当时对这个问题深表怀疑。我曾收集了那些论文,但我想我在李嘉图包括了所有这些论文的第一本小册子发表之后就把它们都毁掉了,不过那些论文可以很容易在协会里找到,我认为那些论文发表的日期可以证明它们都是在霍纳先生的动议提交委员会调查前写的。”¹⁵

很明显,摩西·李嘉图在准备写回忆录时,曾请一位朋友帮忙查看了李嘉图的早期著作。但看来他并没有接受那个朋友的劝告去查阅“协会”(即伦敦协会,自该协会 1805 年成立以来摩西一直是其会员)^②的报纸档案,而只查阅了自己能弄到手的剪报,因此出现了日期上的错误。

寄这批文件的那位朋友,是大卫·李嘉图的老友参议员乔治

① 参阅本书第 6 页。

② 参阅本书第 49 页注④所述伦敦协会的计划 and 细则。

(或乔舒亚)·贝斯维,邮包上所写的收件人姓名以及所作的说明,都是他的笔迹。^①

可以补充说明的是,詹姆斯·穆勒和摩西·李嘉图在李嘉图死后一起参加了《国营银行计划》^②一书的整理出版工作。所以摩西在写回忆录时,必然和穆勒有联系,而且在回忆录中的一两处地方,特别是关于《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明显看得出穆勒的影响。^③

① 这一结论出于把那批文件上的笔迹与贝斯维写给自己的孩子以及一个跟自己同姓的建筑师的一封信上的笔迹所作的比较。这封信现保存于约翰·索恩爵士在伦敦的故居及博物馆。

② 参阅英文版《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四卷,第273—274页。

③ 参阅本书第9页。